



顾锦艺/文

快乐农妇所著的《山里的花园生活》被认为是一份介于“小森林”和“人生果实”之间的生活样本，其实不论是《小森林》还是《人生果实》，都传达着一种远离喧嚣、避开拥挤的渴望，追求一种静谧安逸的农村慢生活。

《山里的花园生活》这本书记载了快乐农妇和她的先生二人先后打造两座花园的历程。他们二人都是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打造山居花园并非是为了过上“归园田居”般的隐世生活，而是像“陀螺”一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往返。或许前一秒他们还奔赴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之中，后一秒就拿起工具在花园里施肥翻地。他们怀着对山居庭院生活的向往，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山居”，更多有一种“小隐于野，大隐于世”的韵味，也更能为在城市中奔波却渴望山居生活的人，提供一种生活可能，提供一种生活范本。他们的山居生活并非是一种城市逃离，而更多是一种回归的选择，是身心的双重回归，也是关于生活的一种选择。

一座光鲜亮丽的花园背后需要倾注多少心血是不可估量的，只能透过些许描述不易的文字去猜测体悟那份艰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夫妻二人对花园的热爱之心，他们传达出的那份真挚情感才格外感人至深。就像快乐农妇在书中所说的：“累的感觉常有，但从未觉得苦。”他们在万物复苏的春日要播下种子、栽种幼苗，期待着“贵如油”的春雨；在热火朝天的夏日要修剪树枝、拔除野草，投身于“人虫大战”；在金灿灿的秋日要采摘果实、收藏花籽，承载着收获的

喜悦；在沉寂寂静的冬日要覆盖植被、抵御寒流，规划来年的生活。辛苦总是难免的，通常拔个杂草，大半天的工夫就晃过去了，而忙完农事后，又累得说不出话……但当清晨的阳光充斥在花园的各个角落，当新鲜的瓜果蔬菜堆满竹筐，当栅栏围堵下开满月季花，当后院灰墙被甜梦和小蓝门装饰点缀……这些简单而美好的遇见，成了生活中最私密的小确幸，而过往的那些劳累、疲倦，在此刻都只能让人大呼一句“值得”。

除了“造园”，快乐农妇和她的先生也不忘“造家”。小到砧板餐具，大到桌椅沙发，甚至连楼梯，都由他们自己完成。他们的木作造家之旅并非想象中趣味横生，而是充满了挑战和意外。拿造楼梯来说，每一块踏板和立柱都需要丈量，再切，再刨，不计其数的用料是在不断的重复和枯燥的时光中打磨出来的；而安装立柱和扶手也需要无数次的试装、调试、划线、切割和再调试。如此打造出来的家，待在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能感受到建造它时的一点一滴心血。

在造园造家的过程中，充满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但快乐农妇展现的更多是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把山林变成生活的田野，在山居中领略四季的多姿变迁；他们打造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家，一砖一瓦都沾染着爱

的温度。在亲近山林的时候，他们也能收获家的另一种风味。用摘下的山楂做酒酿醋，备着和老友围炉谈话时把酒言欢；用收获的南瓜熬酱，做成别致的南瓜玫瑰花卷；种下的木槿花成熟后也能制成木槿花皂……他们与三胖和小雪两条金毛犬相伴，又养了咪咪和小黑两只小猫，看着它们在自然之中畅快肆意，给了作者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在山林间行走，与大自然接触。

山居生活让快乐农妇和她的先生获得了恬淡的生活方式和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还有富足愉悦的精神世

界。这些收获在当下的浮躁社会里显得格外珍贵，因为这是从心底传来的真正的、持久的快乐。这份来自内心的安宁，无法用金钱衡量，像她所说的那样：“任何物质甚至金钱带来的快乐，远没有园艺和木作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多且持久。”

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山居花园，但我们能从《山里的花园生活》这本书中学到的远不止如何打造一个花园、打造一个家，还有关于生活的选择。如何在忙碌不停歇的现代生活中往内心充满闲适的力量，或许在这本书中，能得到些许体悟。

## 冲破人心的孤岛

——读《江南·山河入梦》

阿凤文

格非《江南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讲述了在1952年到1976年间的江南农村，陆秀米次子、40岁的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与流落梅城的女子姚佩佩之间的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交织着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变迁、爱情纠葛和人情冷暖，以及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隔阂，是上一部普济大梦的延续。梦里梦外，萦绕牵缠着一种让人近乎绝望的孤独感：“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困的岛屿，孤立无援。”谭功达和姚佩佩等试图冲破这座孤岛，却是谈何容易。

谭功达想用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来造福全县的人民，实现与生俱来的“桃花源”梦想。谭功达修建普济大坝、开凿大运河、实验制造沼气，规划实现“村村通公路、家家有沼气”的愿望。由于未顾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条件，如县里财政赤字、百姓还处于温饱尚未解决的发展阶段，终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实行起来自然阻力重重，使他事事被掣肘、处处碰壁，乃至遇灾而被落井下石。即便后来官职被革除，甚至因罪被捕入狱，他依然不忘年年向政府写信并附上“梅城规划草图”，至死都在追求构建乌托邦梦想。事业上的挫折，是对一个男人的最大打击，那种蓝图不能实现、理想不能得遂的结局带有悲壮色彩，注定其实施者和支持者处于深深的孤独之中。

官场上如此，那情场上又如何呢？谭功达这个县长当得确实有点窝囊，事业上理想得不到实现，个人感情上也是极不顺利，磕磕碰碰，举步维艰。40岁还未成家的谭功达，就像一个邻家的大龄青年，不时被“朋友”安排相亲。他是个“花痴”，像贾宝玉般痴迷于每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女子，见到漂亮女人就发呆，“心头立刻泛出一丝落寞和忧伤，仿佛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都会在心里埋下哀伤的种子……”最后，谭功达在花家舍收到了姚佩佩冒死发来的告白情书，他终于明白，内心最牵挂的想寻找的人，还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姚佩佩。可这时已经迟了，姚佩佩因杀人逃亡在外。

姚佩佩命运坎坷，出生于大资本家家庭，来梅城寄居姑妈家前已是父母双亡。她曾被姑母嫌弃，遇到谭功达后，状况才得以改观，有了稳定的工作。她对谭功达充满感激，不免产生朦胧的情愫。然而，当她发出的“爱的信号”屡屡得不到回应，后好友汤碧云又突然疏远了她，“她悲哀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岛屿，在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姚佩佩一直暗暗爱着谭功达，谭功达最后也在内心深处确认了这层关系。然而，他们在开始因为各自的身份、地位、性格而未能走到一起，姚佩佩内心的失落一直伴随着她。一个娇弱的少女走上逃亡之路，风餐露宿，受尽艰辛，还坚持给谭功达写信，甚至此时都不知对方的态度如何，信能否收到。见上谭功达一面，也是她继续抗争、努力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此时的谭功达，在花家舍当巡视员，既盼着姚佩佩的来信，又担心着她的安危。花家舍对谭功达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他未竟理想的实现地。在花家舍，“没有行政命令。没有规章制度。甚至没有领导……”那是一个逼近桃源梦的理想世界。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果真，连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每一个刻意掩藏的细节，包括与小韶的交往对话，甚至姚佩佩寄来的每一封信的内容，她的每一个行踪，都被“101”和郭从年清楚地知悉。最后，谭功达从郭从年口中得知姚佩佩将到普济，他毅然前去见最后一面。然而，最终未能见面。后来一个被执行枪决，一个10年后死于狱中。两颗相爱的心，终究如两座孤岛，在狂风恶浪中各自飘摇、沉寂。

“如何冲破人心的孤岛？”也许这也是那个年代人们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谭功达、姚佩佩，乃至花家舍的最高领导人郭从年也不例外，“我预感到，我的事业，将会失败”，“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忧虑中度过的”。他们向往崇高的事业，追求友情爱情的美好，却也时时感受到孤独，那种孤独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谁也逃脱不了，并延续着。

## 知识分子的归园田居

——读《山里的花园生活》

## “地球之子”康拉德

——读《约瑟夫·康拉德传》

林颐/文

约瑟夫·康拉德于1857年12月出生在波兰，他的父亲是有名的民族主义者，对抗俄国的镇压、父亲的威严和对理想的追求，给了他最初的人生启示。

康拉德在1886年加入了英国国籍，他没有背叛故国，但很少提及波兰的往事，而他的写作视角仍天然地受到影响。他在陆上飘离，仿佛无根的旅人，而海洋让他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一个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地球之子”。

康拉德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海上和异域的见闻，以东印度群岛和太平洋为背景的海洋小说，很快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是，海上生活实际上往往意味着一种无聊的失败。康拉德是否如人们以为的热爱他笔下的海洋世界呢？

这部《约瑟夫·康拉德传》的作

者杰弗里·迈耶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迈耶斯致力于传记写作和文学、艺术、电影评论，创作了30余部关于现代文学的作品，包括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温德姆·刘易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罗伯特·洛威尔、D. H. 劳伦斯等人的传记。

迈耶斯说，比起亲身经历大海，康拉德更喜欢他回忆中的大海。康拉德厌恶他所获得的“海洋小说家”的名声，他热切地希望“能摆脱舰船的恶魔尾巴，摆脱对我的海洋生活的执着”。他很讨厌人们拿他跟梅维尔作比较，这还导致了康拉德和D. H. 劳伦斯的紧张关系，后者在其评论集《经典美国文学研究》里对梅维尔大加赞美，并且说梅维尔胜过康拉德。

超越航船上狭窄的男性世界，在更大的领域中，康拉德的作品和内心才能得到拓展，才能开辟更大的天地。

康拉德花了整整十年来思考刚果的悲剧现实，最终将之写入他最具震撼力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黑暗的心》。

迈耶斯评价《黑暗的心》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统治欧洲思想长达四百年的进步观、质疑西方文明的根基的重要之作。它展示了文明和殖民的利益冲突，描绘了白人和非洲人的灾难性碰撞，提出了从这场斗争中全身而退所需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这部《约瑟夫·康拉德传》是迄今为止引进的最全面的康拉德中译传记。作者对于康拉德的私人生活和文学生涯有翔实细致的描写，对于康拉德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细节和逸闻。

比如，康拉德最崇敬哪些作家呢？

康拉德的文学偶像是福楼拜。他仰慕福楼拜对艺术超越世俗甚至苦修

般的奉献，钦佩他的技巧和出色的技艺，以及他将具体的现实和视觉印象转化成文字的能力。福楼拜、屠格涅夫和亨利·詹姆斯，是康拉德最崇敬的三位作家。康拉德认为，只有亨利·詹姆斯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詹姆斯是康拉德唯一欣赏的同时代的小作家。

1924年8月3日，康拉德病逝。他的墓志铭：“劳累后的睡眠，暴风雨后的港口，战乱后的和平，生命后的死亡，让人备感欢欣。”康拉德站在英国文学史的一个十字路口。两种小说叙事之所以没有断层，康拉德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在他之前，是狄更斯、哈代等人所代表的19世纪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后则是乔伊斯、伍尔夫等现代派作家的崛起。

这部传记为我们提供了解这位作家和英国文学的一个入口，文学史永远有约瑟夫·康拉德的一席之地。